

42
34
8

準  
貴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八

衛元咺之難

周襄王二十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復歸衛衛大夫元咺出奔晉初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文公卒子成公鄭立三年晉文公欲假道於衛伐曹以救宋衛侯不許晉更從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衛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於欵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楚人救衛不克夏四月晉侯及楚師戰於城濮楚師敗績五月諸侯盟於踐土衛侯聞楚師敗懼自襄牛出奔楚遂適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



立叔武矣元咺子角從衛侯衛侯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以叔武受盟於踐土乃聽衛侯歸甯武子俞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不信叔武先期入甯武子先長泮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衛侯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衛侯以手射叔武故殺之元咺以

衛侯驅人殺叔武出奔晉愬之冬天王狩於河陽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三子辭屈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晉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弑其君其安庸刑布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乃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籥焉元咺自晉復歸於衛立公子瑕二十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初晉侯使醫衍醜衛侯甯武子貨醫使薄其醜不死魯侯本與衛同好乃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恐元咺距已

使賂周欽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公子瑕并瑕母弟子儀衛侯復歸於衛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懼乃辭卿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玉免此皆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比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也

### 晉文霸業

周襄王二十年夏五月天王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初襄

王十六年晉文公重耳立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上卿迎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寃服旣畢賓饗餞贈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迺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置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德服義

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時襄王以弟王子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十七年春秦軍於河上將入王趙衰言於晉侯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人之母以令於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子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溫原櫛茅之田晉於是始略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十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勅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

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犇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  
 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正執秩以正其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  
 十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  
 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師殺卒先軫將中軍胥  
 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歙孟衛侯請盟晉人弗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

於襄牛魯欲與楚使公子買成衛楚人收衛不克魯懼於  
 晉殺公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師遷焉曹人宛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宛也而攻  
 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  
 人也且曰獻狀命無入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  
 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氏魏犇傷於  
 晉晉侯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  
 芻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五百曲踊三百乃  
 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楚圍宋宋復  
 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晉侯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賊之口楚子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晉侯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軍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

愆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斃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先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周襄王聞晉戰勝欲自往勞之晉乃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已



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於是晉文公齊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晉侯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晉侯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子怒子玉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賈子玉子玉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旗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伐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旋愷以入於晉獻俘擗馘飲至大賞微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行賞以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晉侯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口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丁丑諸侯

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晉侯說復曹伯曹伯遂會諸侯於許二十二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侯過亡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二十三年春魯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時晉侯執曹伯班其罪取侵地於諸侯魯公子遂如晉拜曹田也二十四年春

楚圖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各晉侯重耳卒子驪立是爲襄公

仁山金氏曰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昇宋一譎和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譎晉文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顛頤祈瞞師入則

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  
霸業於是備見矣

鄭穆之立

周襄王二十有四年夏四月鄭文公捷卒子蘭嗣初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  
以是爲而以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  
生子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奔宋誘子摯而殺之南里使  
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  
醜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鄭洩

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不立也公子瑕出奔楚公子  
蘭出奔晉從晉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  
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晉文公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  
爲太子晉於是欲得鄭叔詹爲僇以出亡過鄭時叔詹請  
殺之也鄭文公恐不敢與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  
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  
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  
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  
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  
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  
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

以為請利孰大焉鄭石甲父候宣多遂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晉兵乃罷去至是文公卒子蘭立楚令尹子上侵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穆公立二十二年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秦穆殺之役

周襄王二十五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初二十二年秋九月秦穆公助晉文公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大夫佚之狄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鄭伯從之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鄭伯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二十四年冬晉文公

卒將殞於曲沃出絳極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留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西乞術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敗爾骨焉秦師遂東二十五年

春秦師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而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成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伯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謂杞子逢孫揚孫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滑晉之

邊邑也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墨綬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為秦三囚有請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晉侯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晉侯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

無譚予警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爲敗殺還歸之作惟史記係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爲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爲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爾

### 晉襄伐衛

周襄王二十六年夏晉侯伐衛初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大夫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不克晉襄公立二年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

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天不顧而唾晉侯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膠以晉侯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蒙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天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十七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

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孤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急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二十八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晉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之謀曰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秦誓篇曰公曰嗟我士聽

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者也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彊戚田魯公孫敖會晉侯於戚二十七年夏六月魯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二十八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十九年春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也三十一年晉襄公驩卒子靈公夷臯立元年冬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  
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君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  
乎宣子說之二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  
致公壻池之封自由至虎牢之竟亦向所取衛地也

楚商臣弒君

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成王頹而  
自立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弗聽立之商臣  
怨子上止王立已乃因子上救蔡之役譖子上曰受晉賂  
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既而成王又欲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亡公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蟠而死弗聽  
丁未王自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代立是為穆  
王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予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

通鑑卷之二十一  
之尹穆王立十三年卒楚莊王放立

秦穆霸西戎

周襄王二十八年秦霸西戎先是二十七年春秦穆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秦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治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治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治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

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疎其間畱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恠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

之間伐戎之形二十九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  
一年秦穆公任好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又以子車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諸侯盟主也宜哉死而棄  
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  
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  
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  
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

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代滅西戎益國十二此非一時恭  
史記總敘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  
犬戎之難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之秦自大夫而為  
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楚滅六蓼

周襄王三十年秋楚人滅六冬又滅蓼初蓼與六皆皐陶  
後楚穆王四年夏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  
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魯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晉靈之立

周襄王三十一年秋晉襄公驪卒趙盾立其世子夷公立七年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時卒趙盾代執政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曰不如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雍母杜祁以君故讓偁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愧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篋士會如秦逾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使殺諸郟三十二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襄公夫人穆嬴日抱太子夷臯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趙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之子曰此子也才吾愛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偁已乃背先蔑而立太子夷臯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趙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

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  
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己丑先蔑  
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  
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  
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  
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何況同寮又弗聽  
及亡荀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  
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  
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  
歸遂不見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於扈晉侯丑故也頃王四年秦為令狐之役故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  
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  
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  
窶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  
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  
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裹糧坐  
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中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  
 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日動  
 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  
 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儉無勇  
 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五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  
 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曰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  
 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士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  
 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  
 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  
 朝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

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  
 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  
 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  
 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  
 姓也匡王五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其大夫胥甲父於  
 衛而立其子胥克以河曲之戰不肯薄秦於險也甲之屬  
 大夫先辛奔齊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晉自文公始霸後世賴之公子雍  
 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偏於穆嬴卒詐  
 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

趙盾見弑而盾亦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爲之不終惜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爲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固有此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

### 晉殺陽處父

周襄王三十一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初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至是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及父至自溫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

所能乃言於襄公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可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陽處父出射姑入襄公以陽處父之言告狐射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乃改蒐於董易中軍狐射姑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及襄公卒陽處父主境上事射姑使續鞠居殺之十一月晉殺續鞠居狐射姑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初夷之蒐狐射姑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氏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胡氏曰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慎哉

宋公族之亂附昭公之熾

周襄王三十二年春宋成公王臣卒子杵臼嗣於是公子儀爲右師莊公公孫父爲左師目夷樂豫爲司馬桓公儀

爲司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華御事爲司寇華元

六卿皆公族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聞昭公欲去之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其大夫公子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邛邛昭公弟也三十三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奔魯宋襄夫人襄王之姊宋昭公適祖母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早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



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奔魯效節於府人而出魯侯以其宮  
迎之請宋而復之匡王二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貧之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國之林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  
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  
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代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  
左師華耦代公子卬爲司馬鱗矐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  
公子朝代華御事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其子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  
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

亡族旣夫人將使昭公田孟諸而殺之昭公知之盡以寶  
行蕩意諸曰盡適諸侯昭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  
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  
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公對曰臣之  
而逃其難若後君何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  
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二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  
公孫寧鄒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公子鮑而還是  
爲文公文公卽位使母弟須代意諸爲司城華耦卒而使  
意諸之弟蕩虺爲司馬六月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  
於扈平宋也四年冬宋武氏之族導昭公子將奉司城須  
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  
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魯穆伯奔莒

周襄王三十三年冬魯穆伯奔莒從已氏初襄王二十六  
年魯僖公卒子文公興立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  
敖穆伯也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  
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三十二年冬徐伐莒公  
孫敖如莒涖盟初公孫敖娶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即穀也其  
婦聲已生惠叔即難也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  
則爲從弟襄仲聘焉至是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公孫敖如  
莒涖盟且爲襄仲迎已氏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

襄仲請攻之魯文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  
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  
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襄仲舍之不  
娶公孫敖以莒女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三十二年秋  
八月天王崩冬公孫敖如周吊喪不至而復以幣奔莒從  
已氏焉頃王六年秋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初公孫敖之從  
已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公孫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  
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  
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即孟子尚少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穀卒立惠叔難公孫敖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  
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匡王元年夏齊歸

通鑑卷之九十八  
公孫敖喪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臯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哀毀以爲請立於朝以  
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其仲也聲已不視  
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  
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負善弔災祭敬喪哀  
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  
說帥兄弟而哭之他年其在莒所生二子來孟獻子愛之  
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  
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  
人門於句躄一人門於戾丘皆死

### 長狄之亡

周頃王三年冬魯叔孫得臣敗狄於鹹鄭瞞狄國防風之  
後長狄僑如其君也長二丈兄第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  
能害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克石帥師禦之  
彫班御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  
長狄綠斯僑如先克石與穀甥牛父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  
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齊襄公之世鄭瞞伐齊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師敗退走至衛  
衛人獲其李弟簡如至是年秋鄭瞞侵齊遂伐魯魯文公  
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之縣房甥爲右富父終  
甥駟乘冬十月甲午過長狄僑如於鹹得臣最善射射其  
目終甥擗其喉以戈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

於軾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識其處時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追晉景公六年之滅赤狄潞氏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鄭瞞於是遂亡而長狄之種絕

邾定公之立

周頃王六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初邾文公遠蒞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邾文公死邾齊姜生纘且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纘且是為定公捷菑奔晉六月諸侯與晉趙盾同盟於新城謀納捷菑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言曰捷菑晉出也纘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纘且也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奔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齊懿弒逆

周頃王六年秋七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邾魯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桓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

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其兄元元曰爾求  
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商  
人遂自立是為懿公九月齊人定懿公告難於魯齊公子  
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齊君舍魯之  
甥也商人弒舍魯公子遂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于叔姬  
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其罪之冬王使單伯如齊  
請于叔姬齊人執之又執于叔姬王元年春魯季孫行  
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六月單伯至自齊齊人許  
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也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  
故也齊侯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  
來朝於魯也魯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

討於右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  
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  
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  
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  
禮弗能狂矣三年夏齊侯伐魯北鄙公子遂請盟六月盟  
於穀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四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  
歇之父爭出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歇僕納閭職  
之妻而使職駮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歇以  
扑扶職職怒歇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

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  
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公羊氏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  
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氏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胡氏曰執王人執其母皆商人也而以為齊人何也商  
人弑君之罪已彰而齊人黨賊之惡未著商人以財誘  
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弑其君而不能討  
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罪也

楚人滅庸

司匡王二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楚屬國也先

是頃王二年冬楚子麇伐宋麇子

三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  
於錫穴至是年秋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麇人率百濮聚於邈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  
謀徒於阪高為賈白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  
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澁使廬大夫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戢黎官屬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  
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大夫

潘廙曰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禘儵魚三邑人  
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  
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朝陽按庸率羣蠻以叛楚而楚多謀臣卒以滅之此楚  
所以興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楚恃其強陵蔑小國其臣屬之者  
待之必無恩禮故一旦飢弱則羣起而攻之矣庸小國  
也而幸其飢弱率羣蠻叛之此滅亡之招也楚莊初年  
內有鬪克 子燮之亂外有庸麋之難而卒以霸禍

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魯宣公篡立 附襄仲子奔齊

周匡王四年春王二月魯文公與卒公子遂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初魯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  
妃敬嬴生子倭一名接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襄仲子接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襄仲如齊賀  
惠公之立因見於齊惠公而請之惠公新立而欲親魯許  
之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接是爲宣公襄仲以君命  
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弗聽乃入殺而理  
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不

絕其後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初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姻昏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四年夏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至是果歸於齊宣公卽位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宣公篡立未列於會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會齊侯於平州定公位也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宣公以

以賂齊也魯由此公室卑而三桓彊後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卒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時爲司寇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歸父還自晉及笙壇帷復食於介旣復命乃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先是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弱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至是果奔齊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爲商人所絀而



友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爲遂所弑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然齊商人弑舍惠公之爲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而曰夫已氏及旣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重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于赤之死猶舍之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已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克羞惡之心以至於此也魯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旣輸之齊外爲強齊所抑內爲三家所專何樂於爲君而爲此哉吾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古僕試言

周匡王四年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納諸魯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鵲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夫

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公之昔舜舉八元八愷太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太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仁山金氏曰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泐皆變益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弑君而變置則立者為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之不能為季友次不能為惠伯專莒僕之事以劫宣公之短已而為之使齊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晉靈之弑

周匡王六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九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潰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士會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宜為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靈公猶不改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車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  
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趙  
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  
爲靈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盾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盾之從  
父昆弟子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趙盾出奔未出晉境之  
山而復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  
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友不討賊非  
子而誰趙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於  
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趙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  
申朝於武宮初驪姬之亂詛無畜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  
成公卽位乃官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  
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  
請以異母弟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括以其故族爲  
公族大夫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左氏引孔子言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於伏甲攻之盾力鬪而出於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後穿何怨於公而爲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汰因董狐之舊豈又爲是言乎而反爲趙盾謀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竟又可免於弑逾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

鄭靈之弑

周定王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初鄭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將朝靈公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

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見靈公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靈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弗與也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靈公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公爲難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子宋乃反諧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太疾太疾辭曰以賢則太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太穆氏而舍太疾穆氏者公子宋之族家也太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太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入年冬鄭公子歸生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葬靈公初謚公幽至是改謚曰靈

胡氏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亂臣賊子欲動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生而不死也故孔子許由求以不從君父之弑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由求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迫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計不出此顧以老畜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歸以首惡為後世鑒也

楚滅若敖氏

周定王二年秋七月楚莊王與若敖氏戰於臯澨遂滅若

敖氏初若敖娶於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女私通所生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遂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為令尹自子文始子文之弟司馬子良生子趙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其子鬬般為令尹越椒為司馬為賈為工正乃譖鬬般而殺之越椒為令尹為賈遂為司馬

越椒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囚賈於轅陽而殺之遂處蒸  
野將攻楚莊王莊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  
於漳澨至是年秋七月莊王與若敖氏戰於臯許越椒射  
王汰輻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輻以貫笠穀師懼退王  
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  
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曰君之命獨誰  
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莊王思  
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郈公

### 楚滅舒蓼

周定王六年夏楚滅舒蓼先是楚穆王商臣十一年夏楚  
令尹大孫伯卒成嘉子孔爲令尹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  
平及宗子遂圍巢楚穆王卒楚莊王旅立子孔潘崇將襲  
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  
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大  
夫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子儀及公子燮與子儀及公子  
燮初子儀囚於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至是年楚爲衆舒叛  
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  
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

彊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蓋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袒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晉楚爭強

周定王七年秋晉成公與楚莊王爭強會諸侯於扈欲宋陳鄭之從也先是匡工三年當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五年夏六月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盟於棗林伐鄭楚薦賈救鄭爲

晉師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冬晉人宋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六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得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貽采殺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有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羊斟  
 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逐奔魯宋城華  
 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  
 思棄甲復來使其駮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  
 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  
 我寡夏晉趙盾及宋人衛人陳人侵鄭以報大棘之故楚  
 越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太之定王元  
 年晉靈公見弑成公黑臀立春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  
 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二年鄭靈公見弑弟襄公  
 立冬楚子伐鄭鄭宋服也三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首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楚

故也冬林父子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五年冬鄭及  
 晉平公之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於黑壤六年冬陳  
 及晉平林父師伐陳取成而還七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會於扈討不陸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陳立自侯卒於扈乃還子晉景公孺立冬楚子為厲之  
 役伐鄭立自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  
 良憂曰楚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八年夏鄭及楚平以前  
 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取  
 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  
 師成鄭九年春楚子伐鄭及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冬楚人討陳夏徵舒弑靈公之罪立陳成公午鄭既受盟於辰陵而又徵事於晉十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臯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盍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

赦士臣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計之平楚大夫潘尫入盟鄭伯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夫韓厥謂荀林父曰

彘子以備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一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楚子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在晉軍可得食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孫叔敖南懷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病之告孫

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書不可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滿也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下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荀首曰原屏咎之徒趙朔善樂書之言楚少宰如晉師曰寡人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

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人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熊負羈囚智罃荀首子也荀首以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尤載其尸射楚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聞況國相乎及楚殺得臣而後喜曰莫予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狄與狄謀伐晉及清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穀先軫子

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十一年夏楚子伐宋以救蕭也十二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其子申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大方授楚木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老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十三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  
犀稽首於楚子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楚子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則  
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  
爾無我虞十六年秋七月楚莊王旅卒子共王審立十九  
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智  
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智罃曰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

不以曩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  
敢德楚子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  
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楚子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  
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之惠而勉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宋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  
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  
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  
歸之知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旣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陳夏氏之亂附楚滅巫臣族

周定王八年夏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平國先是七  
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初陳大夫御叔妻夏姬鄭穆公女  
也生子徵舒陳靈公與其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  
表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  
不令君其納之靈公曰吾能改矣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  
殺洩冶靈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至是年夏五月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靈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

病之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而殺之孔寧儀行父

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九年冬楚莊

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徵舒祖子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而有

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莊王使讓之曰

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

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討夏氏所獲也納孔寧儀行父於陳迎陳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謂納申叔時之語也此楚莊所以得列於伯也楚莊王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本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公子側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嬰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鄭吾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迨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迨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夏姬於鄭鄭伯許之及楚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伐魯也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

桑中之喜宜且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  
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  
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公子側請以重幣錮之王  
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  
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  
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楚莊王聞宋之役師還  
公子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爲賞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  
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嬰齊是以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  
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側亦怒之至是二子殺巫臣之族  
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腹而分其室嬰齊  
取子間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側取黑腹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  
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吳如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嬰臣自鄭奔命二子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焉吳遂通上國

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晉宣淫於朝誅殺諫臣  
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而又使陳人用之故春秋  
外二人於陳而特書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  
莊者宜何如渚徵舒之宮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  
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百乘定王元年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楚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是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翽翽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郊廓十世三十八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二年滅若敖比之族六年滅舒至是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而

之月伯冬伐陳討夏徵舒弑君之罪而殺之立陳太子午復其國十年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而請命焉楚羣臣勸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二十里而舍遂許之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於郟大敗晉師遂至衡雍而歸冬滅蕭十三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十六年秋七月楚莊王旅卒子審立吳為共王胡氏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皆晉從楚盟於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

與狄方會於欒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 楚滅蕭

周定王十年冬十二月楚子滅蕭蕭附庸國宋屬也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莊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莊王怒遂圍蕭楚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得於蕭蕭大夫還無社與楚大夫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無社楚大夫叔展故也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口無二藥所以禦濕軍中不敢正言欲無社逃泥之也叔展以無禦濕藥將病曰河魚腹疾奈何

無社意解曰目于智井而極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曰蕭潰申叔展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十八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胡氏曰楚莊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 晉滅赤狄

周定王十三年晉師滅赤狄潞氏赤狄唐叔後別在狄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故號之先是成王二十五年秋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定王四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

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五年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六年春白狄及晉平夏白狄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九年晉卻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晉侯會狄于橫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十一年晉先穀以邲之戰奔狄狄人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至是年夏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潞臣酈舒爲政而殺之又陽

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酈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七月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上立黎侯而還晉侯賞荀林父狄臣于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後晉卒殺之十四年春正月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十九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廡咎如潰上失民也

### 晉景平王室

周定王十四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初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戴公子召襄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討蘇氏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士會私問其故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襄公而問之原襄公以告王召士會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汝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定公八年夏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  
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汝余一人敢  
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狄則  
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  
焉其適來斑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  
委與之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  
以示民訓則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醕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將焉用全烝士會遂不敢對而退  
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晉敗齊於鞏

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

鞏齊師敗績先是十五年春晉景公欲爲斷道之會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  
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克先歸使欒京  
及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克至請伐齊晉侯  
弗許請以其私屬文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及欽孟高固聞郤克怒逃歸夏魯侯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齊晏弱於  
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弱歸言  
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  
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  
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士會請老郤克爲政十六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王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魯侯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冬魯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十七年魯聞齊將出楚師夏魯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冬魯臧孫許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十八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齊頃公之嬖人盧溝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禽將侵齊齊師伐魯還相遇於衛地石稷欲還孫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良夫良夫是以免孫良夫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魯臧孫許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克昔怒齊婦

人之笑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孫許逆晉師且道之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克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擒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君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韓厥夢其父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



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齊侯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晉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齊侯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鞞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為韓厥所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克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帥以帥退入于狄卒狄率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門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免矣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走避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窵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器與地不可則聽容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嫡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矣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  
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  
命也乎反先王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  
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遄  
子實不憂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  
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  
之震師往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我其社稷使王舊  
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于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卻克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昵也子若不許  
警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  
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  
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魯禽鄭自師逆魯侯會晉師秋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晉侯及齊國佐盟于袤婁使齊人  
歸魯汶陽之田魯侯會晉師于土鄆賜三帥卻克士燮欒  
書以先路三命之服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  
之服九月衛穆公速卒晉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門之外  
衛人逆之魯取汶陽田晉師歸士燮從入父士會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月  
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晉侯  
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馬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之命也克之制也燮何  
力之有馬欒書見勞亦知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  
何力之有馬晉侯使鞏朔獻齊寔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黷常王命伐之則有獻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勳而有功也見弟甥舅侵敗  
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無余一人而鞏朔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

今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  
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  
誨鞏朔不能封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狄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  
之曰非禮也勿籍十九年夏魯侯如晉拜汶陽之田冬晉  
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躄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  
也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  
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  
吾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簡王八年二月季武子以鞏之功  
立武宮非禮也

胡氏曰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 楚陽橋之役

周定王十八年十一月魯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初魯宣公求好於楚乞師欲伐齊楚莊王卒魯宣公亦卒不克作好魯成公黑肱卽位與晉侯盟於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嬰齊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嬰齊曰君弱羣臣不知大夫文王猶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受夫文王猶吾濟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

大夫

汝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鯀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民御人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多楚師侵衛遂侵魯師於蜀使臧孫許往辭曰楚遠而公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魯陽橋孟孫戩請從賂之以執斲執鉞執紘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魯成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

歸滅孫許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吳通中國

周簡王元年吳壽夢來朝初吳本周太子仲雍後也太伯以讓國與弟仲雍逃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乃斷髮文身裸爲飾以說於吳吳人安之蓋其權也傳五世而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

曰虞列爲諸侯虞在中國吳在蠻夷後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後二世而蠻夷之吳興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矣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魯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二年春吳伐邾邾成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帛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秋吳入楚州來時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楚子重亦以申呂田故怨巫臣子重子反因殺不

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教吳用兵乘車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吳是以始大通於上國

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爲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子鍾離而後至盟于鷄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之爲變久矣其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係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郊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之憂也

晉遷新田

周簡王元年夏晉景公遷都於新田初晉都絳至是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景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郟瑕氏上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

乎有沈溺重臆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  
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景公說從之  
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魯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 晉執鄭成公

周簡王四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初鄭  
悼公卒弟踰立是爲成公悼公嘗與許靈公訟于楚不勝  
楚囚踰踰私于楚子反得歸鄭及立三年楚共王曰鄭于  
孤有德焉使人以重賂求鄭與盟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鄭人

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五年鄭公子班聞公  
孫申之謀三月班立公子孺夏四月鄭人殺孺立髡頑公  
子班奔許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  
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公孫申及  
弟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八年六  
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言求入于太宮不能殺穆公二子  
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太宮遂從而  
盡焚之殺公子般及其弟子駟般之子孫叔子驍之子孫

知

晉立趙盾後

周簡王五年晉復立趙盾後初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爲莊姬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爲司寇將作亂乃追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後韓厥曰靈公遇弑盾實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釋不誅今諸君誅其後非先君之意是謂妄誅妄誅謂之亂臣且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朔妻莊姬有遺腹走公宮匿

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莊姬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爲其難者我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諺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諺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又覆趙孤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



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白諸將不許皆被殺諸將以爲趙孤良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以居既而韓厥具以實告景公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見楮之官中名曰武定王二十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二十一年春趙嬰之兄趙括放嬰于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簡王二年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諳之于景公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誅趙同趙括族滅之時武從莊姬育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于景公曰成季之勲宜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至是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拜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立爲趙後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

趙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世勿絕

晉楚合成

周簡王七年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先是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從晉故也冬晉欒書帥師救師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二年春鄭公子去疾相鄭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二大夫軍從師囚郟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也晉人以鐘義歸囚諸軍

府九年秋晉景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父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

使請修好結成五年春晉侯使糴糒如楚報楚太宰公子  
辰之使也夏晉景公孺卒子州蒲立六年冬宋華元善于  
楚令尹公子嬰齊又善于晉欒武子書聞楚人既許晉糴  
糒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是  
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  
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首危備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知之交賈往來道路無壅謀  
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惡之俾隊其師無克胙  
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冬十月晉郤至如楚  
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  
堂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公子側曰曰云莫矣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公子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  
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  
也於是乎有厚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  
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  
不名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  
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九十一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  
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士燮士燮曰無禮必食言吾  
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報卻至也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於赤棘

晉呂相絕秦

周簡王八年夏五月晉厲公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  
隧秦師敗績先是七年冬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厲公  
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黶盟晉侯于  
河東晉大夫卻鞮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士燮曰是盟也  
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  
乎秦伯歸而背晉成至是年春晉使卻鞮如魯乞師將伐

秦也卻鞮將事不敬魯仲孫蔑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  
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  
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魯侯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叔孫僑如欲賜請先使王以行  
人之禮禮焉仲孫蔑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魯侯及諸侯  
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成肅公受賑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晉侯使  
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  
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  
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  
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驕場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吊蔑  
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敝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  
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  
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耒蕩搖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  
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皆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德是用宜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聑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樂書將中軍荀息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佐之趙盾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殺御戎欒鍼為右仲孫蔑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遂及不更汝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迺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備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不敢以待夷吾者郊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

襄公忘好而敗殺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莫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

晉執曹成公

周簡王十年春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歸於京師先是八年夏曹伯廬同諸侯伐秦晉敗秦師於麻隧曹伯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麻隧之役勞請俟他年不與晉宣公既葬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成

公之立故也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留焉公子欣時乃反而致其邑於成公至是年春魯侯衛侯晉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公子欣時於王而立之欣時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一年秋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戊午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公子欣時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欣時故也欣時反自宋曹伯歸自京師欣時盡致其邑與

卿而不出

宋桓族之亂

周簡王十年秋八月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時宋共公固卒少子成立  
秋八月葬宋共公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  
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  
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  
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  
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  
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許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  
討猶有向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於睢上畏同族罪及將出奔也華元使止之不可冬  
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  
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濫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  
寇以靖國人三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



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虜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如魯乞師將救宋至文子行父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今楚季亦佐下軍如伐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蒞會于虛村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十四年春正月魯仲孫蔑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直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 許國遷滅

周簡王十年冬十一月許遷於葉先是定王十九年夏許靈公恃楚而不事鄭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鄭伐許侵其田十三年三月鄭襄公娶卒悼公費立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

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汜祭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  
辭公子側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  
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  
成二十一年許靈人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  
勝楚人執鄭皇成及公子發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  
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十二月諸侯同盟  
於蟲牢鄭服也簡王元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公子偃相授  
王於東楹之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  
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夏六月鄭悼公薨卒弟踰立  
是爲成公九年八月鄭公子喜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

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粥啗不容粒米踰年而殞書曰弑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其君舍藥物可也冬葬許悼公  
斯立敬王十四年六月許遷於容城十六年春正月鄭游  
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因楚敗也

### 晉鄆陵之戰

周簡王十一年夏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陵楚子  
鄭師敗績先是十年夏楚將北師伐鄭也子囊曰新與晉  
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  
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俱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  
罕侵楚取新石晉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

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十一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夏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後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荏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如魯乞師子墨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利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見利禮以順時信

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獲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則表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范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走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

其後莫有關心者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棄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棄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晉侯卒告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楚子卒告皆曰國土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臧射其不王中厥目國臧王傷不敗何待晉侯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

違于淖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  
 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  
 欒書將載晉侯欒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  
 冑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晉侯  
 以出于淖癸巳潘虺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以示楚子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楚子怒曰大辱  
 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日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  
 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  
 矣及戰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弔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免冑而趨風楚子使王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敗也有

蘇韋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  
 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  
 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  
 至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得以下卻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  
 敗于熒乃內旌于弔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豈  
 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由冉  
 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  
 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棧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然子重也日  
 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  
 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攝整臨  
 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晉侯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君是以不得犒從者  
 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是星未已子反命軍  
 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  
 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秣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  
 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殺陽豎獻  
 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立子戎馬之前曰尹

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

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

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楚子使止之

弗及而卒十二月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

張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

而戎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

乎十二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魯僑如之難

周簡王十一年冬十月魯叔孫僑如出奔齊先是夏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魯侯出于壞隤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穆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凡以魯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官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如使告晉卻擘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擘將新軍且為公族太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僑如而訶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穆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魯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割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僑如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

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郟使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匿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嬰齊奉君命無私謀

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行父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齊慶氏之難

周簡王十二年冬齊國佐殺慶克先是秋齊克慶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佐佐負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人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會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聲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無咎子高弱以盧叛齊人召牽之弟鮑國于魯而立之初鮑國云鮑氏而奔魯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冬十一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聞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得命于清十三年春正月齊殺其大夫國佐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奔魯王湫奔萊慶克子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晉厲公之弑

周簡王十三年春正月晉弑其君州蒲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于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子棧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  
使規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  
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  
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  
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  
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  
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黈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

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犇於其位郤至曰逃威也逐

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

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

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奸在內為軌

御奸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

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

晉僖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

討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

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游于

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匈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冀東門之外車一乘不以君禮葬焉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見而無慧不能辨其麥故不可立二月朔晉悼公即

悼公朝

晉悼復霸

周簡王十四年晉悼公周始復霸初晉襄公少子提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周適京師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遺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歸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等其當之也簡王十三年春正月庚辰厲公被弒樂書使

荀瑩士魴如京師迎周而立之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言于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  
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  
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  
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  
也亦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  
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  
以離百姓及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  
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于大  
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况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  
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

刑赦囚繫有罪薦積德遠鯨寡振廢滄養老幼恤孤疾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

酉公卽位是爲悼公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

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

鄔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

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士魴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

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

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

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叛晉功魏顛以其

身却退秦師于蒲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

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

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料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知荀宿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諭之使鎮靜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諭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邢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知繆過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爲與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

也使爲與司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始合諸侯于處柏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相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會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鷄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

晉城鄭虎牢

周靈王元年冬魯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先是簡王十四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靈王元年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鄭伯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討鄭故也曾子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晉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九年冬成鄭虎牢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王氏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夫必不反爲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于二境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莒人滅鄆

周靈王五年秋莒人滅鄆先是三年冬魯襄公如晉聽政  
晉侯享魯侯魯侯請屬鄆鄆小國也欲使得屬魯如須句  
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也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  
之密邇于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于司馬為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  
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魯臧武仲紇救鄆  
侵邾敗于狐貽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  
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貽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  
儒使我敗于邾四年春魯叔孫豹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  
鄆九月諸侯會于戚叔孫豹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

命于會至是年秋莒人滅鄆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  
慢莒故滅之冬叔孫豹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鄆故來討  
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宿如晉見且聽焉

胡氏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  
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  
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今直  
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蓋欲滅人之  
祀而有其國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

齊靈滅萊

周靈王五年冬十二月齊靈公滅萊先是元年春齊侯伐  
萊萊人使正輿子賂齊寺人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

師乃還夏魯大夫姜氏薨齊侯使諸姜宗婦如魯送葬召  
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年夏晏弱復  
城東陽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及祀桓公卒之月  
乙未萊王湫帥師反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  
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  
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  
遷萊于郟齊高厚崔杼定其田

公羊氏曰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陳哀皆楚

周靈王六年冬晉侯會魯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鄆救陳陳侯逃歸先是二年夏楚子辛為令尹侵欲

于小國陳成公午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緝父告于  
諸侯戊寅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  
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三年春楚師為陳叛  
故猶在繁陽晉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  
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午卒子溺  
立是為哀公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魯臧武  
仲紇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冬楚人使  
頓聞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四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  
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九月楚子囊為令尹晉范  
宣子士句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



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以備楚也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六年冬楚子囊帥師圍陳十二月晉侯魯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於鄆以救之陳人患楚陳大夫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十九年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而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出奔楚陳慶寅慶虎畏公子黃之逼勸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自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石與于踐士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亦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二十二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勸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蔭而殺之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黃自楚歸于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唯命不于常二十二年冬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陳鍼宜咎出奔楚

### 鄭侵蔡之禍

周景王七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先是六年冬鄭僖公兕頑如鄆之會未見諸侯卒于鄆子嘉立至是年夏鄭

子國子耳侵蔡欲以求媚于晉也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  
 嘗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目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諸侯會于邢丘鄭伯獻蔡捷  
 于會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蟠子游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  
 滋無成民急矣始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  
 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疆  
 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王會之信今  
 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  
 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  
 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云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  
 邢丘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  
 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

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  
庇民之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  
敢不告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八年冬十月諸侯  
伐鄭庚午魯季孫宿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瑩士匄出于鄭  
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然入薛  
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毋疾于  
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晉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  
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異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  
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蕪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  
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  
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  
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

晉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  
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  
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  
亥門于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  
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  
不可楚子伐鄭與晉成故也子駟將及楚十子孔子矯曰  
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也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  
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  
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

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明晉之可也乃及楚平楚  
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來楚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  
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  
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

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  
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睦  
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  
兵于蔡獲公子變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  
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

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

晉滅偃陽

周靈王九年春晉悼公會諸侯于相遂滅偃陽私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也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晉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入紇挾之以出門者魯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世及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一祀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布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荀瑩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汝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違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師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言禘樂賓祭用之宋以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十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宋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邲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鄭三族之亂

周靈王九年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先是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魯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比鄙魯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孰政之三士乎冬諸侯伐鄭師于

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肆其車尉止

獲囚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非使獻

又子駟初爲田洵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

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爲詞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侯晉堵汝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

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

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

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驍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帥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汝父司臣尉駟司齊奔

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眾而後定十四年春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北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蒞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宋司城子罕以堵汝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宿諸下鄭人臨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

若猶有人豈其以子垂之相且淫樂之曠必無人焉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八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胡氏曰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至是又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晉三駕服鄭

周靈王十年冬十二月晉侯會諸侯于蕭魚故鄭囚禮而歸之先是九年秋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公子駢將禦諸侯之師而盜殺之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與制欲以偪鄭也士魴魏絳戊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攻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荀瑩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苟瑩不可自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本伐其

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北一駕也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十年夏四月晉侯會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其暮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

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鎖

囿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

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

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蕝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

應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

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此二也楚子囊乞旅于秦秦



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癸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此三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埃禁侵掠晉侯使叔解告于諸侯魯侯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鈔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鄭自此不

復晉者二十四年

胡氏曰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埃禁侵掠遣叔解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秦晉櫟之役

周靈王十年冬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代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

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十三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豹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絳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楚庸浦之役

周靈王十二年秋楚與吳戰于庸浦大敗吳師時楚共王  
審卒子昭立吳諸樊侵楚楚養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  
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  
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吳天亂靡有定  
十三年春吳告敗于晉諸侯會于向謀爲吳伐楚也晉范  
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  
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  
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  
獲楚公子宜穀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  
必城郢君子謂子及忠君盡死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爲社

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

衛獻出奔齊

周靈王十三年夏四月衛侯衎出奔齊初衛定公臧有疾  
使孔成子烝鉏審惠子殖立敬嬖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  
月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  
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  
懼孫文子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責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也至是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射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

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  
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  
子曰君忌我矣弗先之死并帑于戚而人見遽伯玉曰君  
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顛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  
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  
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  
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  
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于射兩駒而還尹公佗曰

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  
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公適母曰無  
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  
權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  
公使厚成叔瘠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城  
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  
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  
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  
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忌君不忌先君之好辱弔羣

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覲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紇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孫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下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民澤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志而民之望也若國氏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或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官師相規正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

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十九年秋八月衛甯惠子殖疾召其子甯悼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矣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四年夏晉侯會諸侯于夷儀伐齊受其賂而還晉侯魏舒宛沒逆衛侯衍于齊將便南與之夾儀齊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止衛侯衍妻子于齊

以質之八月衛獻公衍入于夷儀十二月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儀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五年衛獻公使其弟子鮮爲復辭不能其母欲勉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獻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嬖以獻公命與甯喜言曰

初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  
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甯喜曰吾受命于天久不  
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獻公于夷儀及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寃言猶夫人也若不  
已死無日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盃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甯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林父在厥其子  
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孫襄傷甯喜出舍于郊襄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喜甯  
喜復攻孫氏克之辛卯弒其君剽及太子角孫林父入于  
齊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道道者自車折之逆于門者之曰曰公至使

讓太叔文子衛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

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

周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

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獻公

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怨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

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孫林父曰厲之不如

遂從衛師敗之圍孫氏臣雍鉏獲殖綽復怨于晉六月晉

趙武會諸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

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會之晉人執衛甯喜北宮遺使女

齊司馬侯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  
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國景子弱相齊侯賦蓼蕭子展舍之相鄭伯賦緇衣叔向  
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齊國弱使晏平仲嬰私于叔向曰晉  
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  
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武武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弱賦緇衣之  
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  
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秋晉人執衛甯喜冬衛人  
歸甯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晉平公之失政也二

十六年衛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也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  
殺之君勿與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  
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  
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會于  
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晉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何  
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  
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  
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  
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  
太叔儀爲卿二十七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景王元年夏衛獻  
公術卒子惡立是爲襄公

公術卒子惡立是爲襄公  
二十七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景王元年夏衛獻  
公術卒子惡立是爲襄公

